

廿二史劄記卷八

陽湖趙翼撰

八王之亂

惠帝時人王之亂晉書彙敘在一卷通鑑紀事本末亦另爲一

條然頭緒繁多覽者不易了今撮敘於此武帝臨崩欲以汝南

王亮

司馬懿之子
武帝叔父

與皇后父楊駿同輔政駿匿其詔矯令亮出

鎮許昌惠帝旣立賈后擅權殺楊駿廢楊太后徵亮入與衛瓘

同輔政亮與楚王璋

武帝第五子
惠帝之弟

不協璋諂於賈后誣亮瓘有

廢立之謀后乃使帝詔璋殺亮瓘又坐璋以矯殺亮瓘之罪卽

日殺璋后益肆淫恣廢太子遹

惠帝長子弑楊太后時趙王倫
非賈后生

在京師

懿第九子惠
帝之叔祖

素諂賈后其嬖人孫秀說以太子之廢人

言公寶與謀宜廢后以雪此聲倫從之秀又恐太子聰明終有
疑于倫不如待后殺太子而廢后爲太子報讐可以立功乃使
后黨諷后后果殺太子倫遂矯詔與齊王同齊王之子惠帝從弟率兵

入宮廢后幽于金墉城尋害之倫自爲相國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事孫秀等恃勢肆橫同內懷不平秀覺之出同鎮許昌倫僭

位以惠帝爲太上皇遷于金墉于是同及河閒王容

司馬孚之孫惠帝從

叔時鎮長安

成都王穎

武帝第十六子惠帝之弟時鎮鄴中

共起兵討倫倫兵敗其將

王輿廢倫斬秀迎惠帝復位倫尋伏誅穎遂還鄴同入京帝拜
同大司馬如宣景輔魏故事同大權在握沈湎酒色不入朝坐
召百官恣行非法有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稱有詔使河閒王
容討同容遂上表請廢同以成都王輔政并檄長沙王乂爲內

主

武帝第六子惠帝之弟

同遣兵襲乂乂徑入宮奉帝討斬同容本以乂

弱同強冀乂爲同所殺而以殺乂之罪討之因廢帝立穎已爲

宰相可以專政及乂先殺同其計不遂穎亦以乂在內已不得

遙執朝權于是容遣將張方率兵與穎同向京師帝又詔乂爲

大都督拒方等連戰先勝後敗東海王越在京

司馬泰之子惠帝從叔祖

慮

事不濟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乂爲張方所殺穎入京尋還于

鄴容表穎爲皇太弟位相國乘輿服御及宿衛兵皆遷于鄴朝

政悉穎主之左衛將軍陳眴不平奉帝討穎穎遣將石超敗帝

于蕩陰超遂以帝入于鄴平北將軍王浚起兵討之穎戰敗仍

擁帝還洛陽時容遣張方救穎方遂挾帝及穎歸于長安容廢

穎立豫章王熾

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之弟是爲惠帝

爲皇太弟東海王越自徐

州起兵迎大駕容又命穎統兵拒之河橋戰敗越兵入關奉惠帝還洛陽穎鼠子武關新野閒有詔捕之爲劉輿所害容亦單騎逃太白山其故將迎入長安有詔徵容爲司徒容入京途次爲南陽王模所殺惠帝崩懷帝卽位越出討石勒而卒此八王始末也

趙王倫將篡時淮南王允武帝子惠帝弟在京師舉兵欲誅倫爲倫所殺又吳王晏亦武帝子亦助淮南王允攻倫兵敗被廢後長沙王乂及成都王穎相攻時晏又爲前鋒都督此二王俱不在

八王之內

晉書所記怪異

採異聞入史傳惟晉書及南北史最多而晉書中僭偽諸國爲

尤甚劉聰時有星忽隕於平陽視之則肉也長三十步廣二十
七步臭聞數里肉旁有哭聲聰后劉氏適產一蛇一虎各害人
而走尋之乃在隕肉之旁哭聲乃止又豕與犬交於相國府門
豕著進賢冠犬冠武冠帶綬豕犬竝升御座俄而鬪死聰子約
死一指猶暖遂不殯及甦言見劉淵於不周山諸王將相皆在
號曰蒙珠離國淵謂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待汝父爲之三
年當來汝且歸旣出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一
皮囊曰爲我寄漢皇帝劉郎後來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
於几俄而甦凡上果有皮囊中置白玉一方題曰猗尼渠餘國
天王徵寄遮須夷國天王歲攝提當相見聰聞之曰如此吾不
懼死也至期聰果死劉曜時西明門風吹折大樹一宿而變爲

人形更長一尺鬚眉長二寸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腳惟無目鼻
每夜有聲十日而柯條遂成大樹石虎時太武殿所畫古賢像
忽變爲胡旬餘頭皆縮入肩中此數事猶可駭異斷皆出於劉
石之亂其實事耶抑傳聞耶劉石之凶暴本非常故有非常之
變異以應之理或然也他如干寶父死其母妬以父所寵婢推
入墓中後十餘年寶母亡開墓合葬而婢伏棺如生經日而甦
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在地中亦不惡既而嫁之生子此事殊
不可信然寶因此作搜神記自敘其事如此若果非真豈肯自
訐其父之隱及母之妬耶則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也至晉書所
載怪異尙多固不必一一爲之辨矣

晉南渡後惟元帝年四十二卽位簡文帝年五十一卽位其餘
則踐阼時多幼弱明帝二十四歲成帝五歲康帝二十一歲穆
帝二歲哀帝二十三歲廢帝二十一歲孝武帝十二歲安帝二
十二歲至恭帝三十二歲而國已歸劉宋矣蓋運會方隆
則享國久長生子亦早故繼體多壯年所謂國有長君社稷之
福也及其衰也人主既短祚嗣子自多幼冲固非人力所能爲
矣然東晉猶能享國八九十年則猶賴大臣輔相之力明帝成
帝時有王導庾亮郗鑒等康帝穆帝時有褚裒庾冰蔡謨王彪
之等孝武時有謝安謝元桓沖等主雖孱弱臣尙恭忠是以國
脈得以屢延一桓溫出而宗社幾移迨會稽王道子昏庸當國
元顯以狂愚亂政而淪胥及溺矣國家所貴有樹人之計也

晉書卷八
七
晉帝多兄終弟及

晉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專魏政是開國時已兄弟相繼後惠帝以太子太孫俱薨立弟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卽位是爲懷帝成帝崩母弟岳立是爲康帝皆庾后出哀帝崩母弟奕立是爲廢帝海西公皆章太妃出安帝崩母弟德文立是爲恭帝皆陳太后出以後惟北齊文宣孝昭武成亦兄弟遞襲帝位然孝昭廢濟南王而自立武成廢樂陵王而自立非晉之依次而立也

愍元二帝卽位

晉懷帝永嘉五年爲劉曜所擄次年賈疋等已奉秦王鄴爲皇太子都於長安然猶未卽尊位直至永嘉七年懷帝崩問至始稱帝是爲愍帝愍帝建興四年降於劉曜次年元帝稱晉王於

建康亦未卽尊位又明年愍帝崩問至始稱帝流離傾覆中尙有不忍其君之意可謂合乎禮之變者也

僭僞諸君有文學

晉載記諸僭僞之君雖非中國人亦多有文學劉淵少好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尙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鄙隋陸無武絳灌無文一物不知以爲君子所恥其子劉和亦好學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和弟宣師事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嘗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劉聰幼而聰悟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亦善屬文工草隸小時避難從崔岳

質通疑滯既卽位立太學於長樂宮立小學於未央宮簡民間俊秀千五百人選朝廷宿儒教之慕容皝尙經學善天文卽位後立東庠於舊宮賜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親自臨考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誠十五篇以敎胄子慕容雋亦博觀圖書後慕容寶亦善屬文崇儒學持堅八歲向其祖洪請師就學洪曰汝氏人乃求學耶及長博學多才藝旣卽位一月三臨太學謂躬自獎勵庶周孔之微言不墜諸非正道者悉屏之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至是學校漸興苻登長而折節博覽書傳姚興爲太子時與范助等講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姜龕淳于岐等皆耆儒碩德門徒各數百人興聽政之暇輒引龕等講論姚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詩咏王尚段章以儒術胡義周夏侯稚以文

學皆嘗游集滻于岐疾興親往問疾拜於牀下李流少好學李
庠才兼文武曾舉秀異科沮渠蒙遜博涉羣史曉天文赫連勃
勃聞劉裕遣使來預命皇甫徽爲答書默誦之召裕使至前口
授舍人爲書裕見其文曰吾不如也此皆生於戎羌以用武爲
急而仍兼文學如此人亦何可輕量哉

九品中正

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設小中正州設大中正由小
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以上司徒司徒再核
然後付尚書選用此陳羣所建白也然魏武時何夔疏言今草
創之際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宜先核之鄉閭使長幼
順序無相踰越則賢不肖先分夔杜恕亦疏言宜使州郡考士

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

恕

此又在陳羣之前

蓋漢以來本以察舉孝廉爲士人入仕之路迨日久弊生夤緣

勢利猥濫益甚故夔等欲先清其源專歸重於鄉評以核其素

行羣又密其法而差等之固論定官才之法也然行之未久夏

侯元已謂中正干銓衡之權

元傳

而晉衛瓘亦言魏因喪亂之後

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時選用其始鄉邑清議

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其後遂計資定

品惟以居位爲重是可見法立弊生而九品之升降尤易淆亂

也今以各史參考鄉邑清議亦時有主持公道者如陳壽遭父

喪有疾令婢丸藥客見之鄉黨以爲貶議由是沈滯累年張華

申理之始舉孝廉

壽傳

閻乂亦西州名士被清議與壽皆廢棄

何攀

傳

卞粹因弟袁有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被廢

十壺

并有

已服官而仍以清議升黜者長史韓預強聘楊欣女爲妻時欣有姊喪未經旬張輔爲中正遂貶預以清風俗

輔

陳壽因張華

奏已官治書侍御史以葬母洛陽不歸喪於蜀又被貶議由此

遂廢

壽

劉頌嫁女於陳嶠嶠本劉氏子出養於姑遂姓陳氏中

正劉友譏之

頌

李含爲秦王郎中令王薨含俟葬訖除喪本州

大中正以名義貶含傅咸申理之詔不許遂割爲五品

含

淮南

小中正王式父沒其繼母終喪歸於前夫之子後遂合葬於前

夫卞壺劾之以爲犯禮害義并劾司徒及揚州大中正淮南大

中正含宏徇隱詔以式付鄉邑清議廢終身

壺

溫嶠已爲丹陽

尹平鮑峻有太功司徒長史以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下其品

榆

傳

是已入仕者尙須時加品定其法非不密也且石虎詔云魏立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亦人倫之明鏡也先帝黃紙再定以爲選舉今又閱三年主者更銓論之是魏以來尙有三年更定之例初非一經品定卽終身不改易其法更未嘗不詳慎也且中正內亦多有矜慎者如劉毅告老司徒舉爲青州大中正尙書謂毅旣致仕不宜煩以碎務石鑒等力爭乃以毅爲之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毅傳司徒王渾奏周馥理識清正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褒貶允當馥傳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沈上書謂原隱居求志行成名立張華等又特奏之乃爲上品李重傳霍原霍原傳張華素重張軌安定中正蔽其善華爲延譽得居二品軌傳王濟爲太原大中正訪問者論邑人品

狀至孫楚則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曰天牙英博

亮拔不羣

楚

華恆爲州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恆所黜

恒

韓康伯爲中正以周勰居喪廢禮脫落名教不通其議

康伯

陳

慶之子暄以落魄嗜酒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

慶之傳

此皆中

正之秉公不撓者也然進退人才之權寄之於下豈能日久無

弊晉武爲公子時以相國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十二郡中

正共舉鄭默以輩之

默傳

劉卞初入太學試經當爲四品臺吏訪

問

助中正採訪之人

欲令寫黃紙一鹿車卞不肯訪問怒言於中正乃

退爲尚書令史

卞傳

孫秀初爲郡吏求品於鄉議王衍將不許衍

從兄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誅而戎衍獲濟

戎傳

何劭初亡袁粲

晉臣非宋袁粲

來弔其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

十
卷八

年決不婢子品王詮曰岐前多罪時爾何不下其父新亡便下
岐品人謂畏強易弱也

何劭傳

可見是時中正所品高下全以意

爲輕重故段灼疏言九品訪人惟問中正據上品者非公侯之
子孫卽當途之昆弟劉毅傳劉毅亦疏言高下任意榮辱在手用心
百態求者萬端毅傳此九品之流弊見於章疏者眞所謂上品無
寒門下品無世族高門華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
路選舉之弊至此而極然魏晉及南北朝三四百年莫有能改
之者蓋當時執權者卽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顧其門戶固不肯
變法且習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視爲固然而無可如何
也

六朝清談之習